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
“十五”重点规划课题

社会主义本质 理论研究

布成良 汪锡奎 著
王庆五 刘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研究/布成良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9
ISBN 7 - 5034 - 1553 - 3
I . 社… II . 布… III .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理论研究
IV . D0 - 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83914 号

书 名: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研究

著 者:布成良 汪锡奎 王庆五 刘 冰

责任编辑:刘 剑 封面设计:于 蕉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

印 刷:江苏竺桥印务有限公司 邮编:210006

装 订:江苏竺桥印务有限公司 邮编:210006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50 × 1168 1/32

印 张:10.8 字数:280 千字

印 数:1000 册

版 次:2004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7 - 5034 - 1553 - 3/G.0271

定 价:29.00 元

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目 录

序 周毅之(1)

上 编

清楚不清楚:社会主义理论问题探析	(8)
一、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10)
二、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科学预见	(23)
三、列宁对社会主义的精辟分析	(30)
四、斯大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	(38)
五、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	(48)
六、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审视	(56)

中 编

够格不够格:社会主义实践问题研究	(68)
一、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认识论	(71)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105)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111)
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118)
五、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130)
六、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党的执政方式转变	(140)

下 编

趋同不趋同：社会主义发展问题解读	(170)
一、邓小平社会主义认识论的发展	(173)
二、全球化进程中社会主义价值和制度分析	(200)
三、全球化的困境：社会主义价值在当代世界的勃兴	(214)
四、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及回应	(220)
五、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发展的政治诉求	(240)
六、当代世界历史趋势和社会主义的前途	(269)
后 记	(321)

序

周毅之

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自从1992年初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之后，理论界虽发表了很多相关著述，但系统而全面地进行客观研究和科学评述的专著还不多见，也有一些著述议论比较空泛，持论不甚严谨。面对这一重要而又亟待深化研究的课题，布成良等同志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从社会主义究竟如何认识入手，做很有价值的探索，完成为这部著作。这本著作分三篇进行研究：上编，“清楚不清楚：社会主义理论探析”。中篇，“够格不够格：社会主义实践问题研究”。下篇，“趋同不趋同：社会主义发展问题解读”。这就使得本书与同类著述相比具有较高的质量和理论深度，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有利于我们正确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为我们当前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因此，这是一本值得阅读、值得推介、可激发研究志趣的著作。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推进，对社会主义本质论讨论的重点和热点有所不同，但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问题：1. 为什么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置于社会主义本质首要地位？2. 如何认识公有制、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的关系？3. 对社会主义本质五句话的概括是仅具有中国特色（个别），还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有的共性特点（一般）？这些问题对于理解邓小平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贡献至关重要。邓小平为什么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纳入社会

主义本质？有人认为这不是社会主义本质，因为任何社会都有发展生产力问题，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不能说已经到了尽头，它仍有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发展生产力是每个社会形态自身发展都共有的现象，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因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不能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至少不能是社会主义的“首要本质”。与此相反，有人认为尽管资本主义社会也存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问题，但和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存在质的差别，因为两者的性质与目的、方式与手段等方面都有所不同。

问题不在于对上述争论作谁是谁非的评判，因为改革在深化，实践在发展，实践已经对问题作出了回答，并且对邓小平的结论不断赋予新的涵义。争论的表面问题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否是社会主义本质，而问题的实质在于如何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本质论对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实践意义，在于如何不断提升物质文明建设的质量和水平，探索政治文明建设的途径和方法，拓展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域和空间。邓小平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也不可能在于给社会主义提出一个包罗万象、穷尽真理的现成答案，而是在于带领和指引全党和全国人民“总结过去，开辟未来”，走出误区。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科学的新的水平，并提供人们认识和对待现实问题的正确立场和方法。这是邓小平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的特有思路，给了我们很多启发。至今我们仍牢牢记取这些基本要点。

第一，解放思想，开拓创新。

邓小平作为一个举世瞩目的政治家，他的思维艺术有着鲜明的个性色彩。他不唯上，不唯书，实事求是，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他不尚空谈，更讨厌那种教条式的无谓争论，“不争论”，崇尚务实厚生。如果没有邓小平的创造性思维，也许中国人至今仍在传统思维的框架里徘徊。传统思维方式认为，所谓本质是一事物区别

于他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其他事物具有同样的属性则不能作为该事物的本质，因而他们无法理解“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如何成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其实，我们应从认识问题的对立思维中走出来，实现思维方式创新。有学者提出应把“事物特有的存在根据作为该事物的本质”，就是说，“发展生产力”虽然是其它社会所共有，但对社会主义来说，其地位和作用具有决定意义。该书作者从这个意义上理解“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本质论中的作用，这也是一种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方法论探索。众所周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不是说它不解放生产力，而是在于它不解放“生产者”。但是，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并不是一种道义上的力量，深层次原因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所以，邓小平一再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因此，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说，建设社会主义，应当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要地位。这就要求我们解放思想，在实践基础上实现理论创新，自觉地把思维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桎梏中解放出来。

第二，社会主义本质论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不能把某一观点割裂开来而突出强调，应全面地深刻地把握其实质。

所有制问题一直是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中关注的核心问题。科学社会主义经典作家几乎一致认为，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诸如经济上的剥削和分配的不公正，两极分化，失业、浪费、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政治上的压迫、不平等、不民主、个人权利的无保障；精神上的空虚、颓废、堕落以及战争的威胁、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等等，归根

到底都根源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因而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便是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公有制与私有制从而也成为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主要标志。

但是，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没有明确提及“公有制”，如何认识这一问题成为争论不休的话题，大体说来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公有制是手段。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最根本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包括所有制在内的生产关系主要是作为经济手段发挥作用的。公有制如同计划、市场一样都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因此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本质内容，至多是社会主义在经济制度方面的特征。但也有研究者反对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在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表述中，虽然没有提到公有制，但每一句话都蕴含和体现着公有制，并且都是由公有制决定或是受公有制制约的。他们还引书为证，说翻开《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邓小平从1978年至1992年先后8次强调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根本制度”和“非常重要的方面”。其中五次是把公有制同避免两极分化、共同富裕放在同等重要位置上的，是将它们视为不可分割、相辅相成的有机统一。

上述观点从不同的角度分析都有一定的道理。随着改革实践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的推进，国有企业深层次改革必然会引起人们的议论。本书的研究认为，应区分经典社会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从而正确认识公有制与现实社会主义的关系，既不能简单地把公有制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更不能僵化地看待公有制。党的十五大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在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这是就全国而言的，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些差别。”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观点，指出：“积极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加

快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要适应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为我们认识和实践社会主义本质指明了方向。

第三,社会主义本质的实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从理论上大大深化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从实践上为探索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这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不同国家应有不同的道路,应根据本国国情建设社会主义。

越南国家社会科学与人文中心副主任、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委员黎友层教授在《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一文中认为:“胡志明主席经常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如下扼要解释:‘社会主义就是使全体人民获得温饱、幸福和学习进步’。‘社会主义是什么?是所有人都能吃饱、穿暖,享有幸福、自由。’‘社会日益进步,物质日益增加,精神日益健康,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指的是所有的人、各个民族日益实现温饱,我们的子孙后代越来越幸福’。”“概括起来,简单地说,社会主义首先要使人民摆脱贫穷,使每个人都有工作,保证他们的温饱和幸福生活。”总之,“社会主义就是要实现民富国强”,或者说按照1994年以来越南共产党的各种文件中的提法,即为将越南建设成为一个“民富、国强、社会公平、文明”的国家而奋斗。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述这些论述,是想说明邓小平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纳入社会主义本质论并置于首要地位,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它不仅是针对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更重要的是针对当今世界的实际。尽管当今世界还很不安宁,人类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但各国人民要和平、求稳定、谋发展的呼声日益高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

题,资本主义世界虽然存在诸多深刻矛盾,但在科技革命推动的经济发展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国力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社会主义发展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在压力和挑战面前,社会主义唯一正确的战略决策就是努力发展和提高自己的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并且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认清这种形势,把生产力摆在突出地位来把握社会主义本质,具有新的时代内容。

社会主义在发展,理论和现实之间还有一定的差距,有些问题的答案是清楚明晰的,不必要再进行无休止的争论,有些问题正处在实践中,现实的实践经验还没有为求解问题的答案提供足够的已知条件,只有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只有随着实践的深入展开来逐步解疑释惑。布成良等同志的这部著作努力回答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的各种问题,但也不可能穷尽所有答案。尽管如此,本书在研究方法和学术观点上的独到之处、创新之处仍值得我们重视。

一是所研究的问题具有前瞻性。布成良、汪锡奎、王庆五三位学者长期从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较长时期的学术积累,他们对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研究,不仅比较全面客观地阐释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汲取了学术界近年来研究的新成果,大致上反映了国内理论界对社会主义前沿理论的研究水平,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二是体例新颖,史论结合。本书从理论与实践、历史和现实的逻辑出发,努力用科学的方法回答社会主义“清楚不清楚,够格不够格,趋同不趋同”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认为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与时俱进,就在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各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本书不仅运用哲学和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方法进行研究,同时注重史论结合,扩大了考察视域,使提出的论点因为有史料为据而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应当指出,本书文风朴实无华,行文流畅,表述清楚准确,但有

些观点仍有待于进一步推敲斟酌；有些问题研究仍有待于深入拓展和创新。邓小平说，世界形势日新月异，“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任重道远，前途光辉灿烂。我们应以求真务实的作风，理论联系实际，解放思想，开拓进取，攻坚克难，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添砖加瓦，使之成为基础坚实、宏伟壮观的广宇大厦。

是为序。

2004年6月

上 编

清楚不清楚：社会主义理论问题探析

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常说常新的问题。

十月革命前后，列宁说：“怎样设想一个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已经解决了”，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对此已有所论述。但是，“达到完备形式的社会主义是个什么样子”，“完全建成的社会主义将是个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因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砖头现在还没有烧好。我们不能再多说什么，而应当尽量谨慎和精确”。^①

毛泽东 1961 年也说：“对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但不甚了解。我们搞社会主义是边建设边学习”。1985 年邓小平又说；“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坚持社会主义，首先和最根本的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毫无疑问的。但邓小平为什么多次提出，“什么叫社会主义”，我们过去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呢？

^① 《列宁全集》第 34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第 2 版，第 60、61 页。

1984年6月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中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1985年8月他在《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中说：“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又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988年6月，他在同外宾的一次谈话中说：“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什么叫社会主义没有搞清楚，什么叫马克思主义也没搞清楚”。1991年8月邓小平又说：“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

什么是社会主义，到底能不能说清楚？对这一个问题的思考，在邓小平的著作中提问不下20次。今天“从近两年到中央党校学习的党政领导干部提出重大思想理论问题看，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再次成为一个热点问题。”牛先锋先生在《科学社会主义》杂志2004年第1期著文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上建立已经有80多年的历史，如果从1956年算起，在我国也有了近50多年的历史。可以说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是十分清楚的，有时甚至是十分不清楚的。我们有一种观念：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但问题是，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就说不清楚的情况下，怎么能用说不清楚的理论和制度来救中国、来发展中国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转型步伐的加快，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显得越来越迫切，这不仅是纯粹的理论问

题,而且直接关系着社会实践,影响着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①

是啊,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呢?这的确是一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那我们就从“清楚”“不清楚”谈起,从理论上首先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不仅有助于我们树立科学的社会主义观念,而且还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一、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任何一种进步社会思潮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必须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都必须继承前人的优秀思想成果,社会主义思想也不例外。

1、“社会主义”一词的最早使用

“社会主义”(sozialismus)一词来源于拉丁文 Socius(喜好社交的)。据西柏林自由大学教授维尔弗·金德·戈德沙尔赫在《德国社会思想史》一书中解释,该词的原义为社会的、共同的、集体的生活。

社会主义一词究竟何时开始见诸史书,众说纷纭。1967年在汉诺威出版了汉斯·穆勒的专著《社会主义一词及其近义词的起源和历史》,该书对欧洲历史上社会主义一词的起源作了详细的考证。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高放先生认为:谁最早使用社会主义一词,有十二种说法之多。^②后来,他指出:德国神学家安塞尔姆·德辛在1753年与别人论战时最早使用社会主义一词。德辛将信奉天主教的神学家与倡导自然法的人区别开来,因后者强调人的社会性,故称之为“社会主义者”。^③

① 牛先锋:《当前党政领导干部关注的重大思想理论问题(一)》《科学社会主义》2004年第1期。

② 高放:《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59—63页。

③ 高放:《最早提出“社会主义”一词的德辛是何许人?》《社会主义研究》1994年第3期,第44—46页。

据德国卡尔·格林贝格考证,首先使用“社会主义”这个词的是意大利教士贾科莫·朱利阿尼。1803年在《驳反社会主义》中,他抨击了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他认为人生来注定是社会的人,“社会主义”是自然所要求的,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个人主义反而是“反社会主义”。卡尔·格林贝格认为:朱利阿尼在这里所用“社会主义”一词,“其含义与今天我们所理解的迥然不同。”

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主义”概念是英国人首先使用的。德国马克思·比尔著的《英国社会主义史》中指出: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派主办的《合作杂志》在1827年11月所刊登的文章中首先使用“社会主义者”一词,该文认为凡是主张资本归公有的人是“公有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该书1929年第6版中,比尔把这条脚注的内容删去了。换上了一种新说法:“‘社会主义者’这个词最初出现于欧文之子威廉·欧文的日记中。”

法国圣西门派主办的《环球》杂志在1832年2月把“社会主义”作为未来理想社会的名称,指出:“我们不愿意为社会主义而牺牲个人,也不愿意为个人而牺牲社会主义。”1834年圣西门派的著名活动家比埃尔·勒鲁在其文章《论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中,对“社会主义”概念作了比较充分的阐述。他认为只有走“联合”或“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使人口众多的贫苦人民的命运得到改善。从而使社会主义一词成了表达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在法国广泛运用。到19世纪以后,社会主义已成为一些进步的、激进的知识分子用来与资本主义作斗争的旗帜,各种反资本主义的思潮都标榜自己是“社会主义”。

空想社会主义者最初使用社会主义一词,只是表达了他们不满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人们在体力、精神、道德等各方面的不平等的关系,试图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幻想建立代替资本主义的财产公有、人人平等、社会和谐的理想社会。它反映了当时社会上人民对资本主义的憎恶和对人类美好生活的追求。所以,它一

出现就在西欧广为流传。

2、“社会主义”一词在中国的流传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被引进中国，最初远不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代表的功劳，正如最先把《共产党宣言》译介到俄国的是巴枯宁，而不是列宁，也不是普列汉诺夫一样。中国先进分子最终找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是经历了种种艰难曲折的。

据高放先生考证，社会主义一词不是古汉语中已有的旧词汇，古汉语中有“社会”一词，也有“主义”一词，但含义与现在殊异，古汉语中没有“社会主义”一词。该词也不是近代中国人在翻译外文时创造的新词汇，而是二十世纪初才由日文直接移植过来的新词汇。^①

最早使用社会主义一词的中国人当推梁启超。早在戊戌变法前，在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上就已经报导过第二国际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消息，这些消息是从日文报刊上转译下来的。不过这时的梁启超对社会主义不会发生兴趣。百日维新失败后，被迫逃亡日本的梁启超在茫然不知所措的情况下与趋向革命的孙中山等人找到了某些共同语言，并对主张根本改革社会，倡导平等的社会主义发生了兴趣，在他先后办起的《清议报》、《新民丛报》上，可以看出他到日本后不久，就对社会主义发生了某种好感。1899年他在《论强权》一文中表示相信劳动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强权的趋势不可避免。1900年7月，他主办的《清议报》上第一次出现“社会主

^① 高放：《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77页。

义”字样。^①继而梁启超在《干涉与放任》一文中公开宣称：“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也明矣”。此后，他更多次谈到社会主义，称社会主义为将来世界最高尚美妙之主义，梁启超在1902年9月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介绍了当年4月出版的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颉德（今译“基德”）新著《泰西文明原理》一书，文中提到马克思，称之为日耳曼国社会主义之泰斗，梁启超在此文的小注中又写道：“社会主义，即人群主义”。

此时由于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在中国留学生当中，掀起了一股引进和译介日文社会主义著作的热潮，并波及到国内。1905年11月，蛰伸（朱执信的笔名）在《民报》上发表的《德意志革命家小传》，用四千多字的篇幅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及其社会主义学说。这一时期，在上海如蔡元培主办的《俄事警闻》、《警钟日报》，陈炽主办的《苏报》以及《国民日报》等，也都倡言社会主义，甚至刊登《社会主义若行可以立中国》一类的社论文章，主张废灭私产制度、婚姻制度，扬言要“夺尽专制者……造出灿烂庄严之新政府”，宣称“社会主义之发达非充积全球，殆不足以尽其范围也”。（《苏报》1903年6月19日）同时，国内也出版了一些介绍社会主义的书籍。总之，在1902—1905年间，社会主义一词在中文书刊中开始使用并逐渐成为约定俗成的词汇。到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才真正在我国获得广泛传播，并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

^① 在五十年代的书刊中有人认为梁启超于1899年所写的《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中最早使用社会主义一词（见《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第3页），据考证，该文实际写于1903年，原载1904年出版的《新民丛报》第46、47、48合刊号。高放先生认为梁启超1902年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乃最先使用社会主义（见前引高放专著第82页），该文原载《新民丛报》第18号。实际上在此之前，梁启超已使用该词，如《杂答某报》，载《新民丛报》第14号。